

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中的殖民流散表征

高静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从非洲性和三大流散理论视角来看,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与其说是英国作家,毋宁说是非洲作家。莱辛的《野草在歌唱》等代表作品的人物设定、故事背景和主题表达都围绕非洲而展开,是一个典型的殖民流散作家的心灵寄托和人生诉求,是对殖民流散群体的家园找寻、身份困顿和精神突围的经典描摹,也是其能够跻身世界文学经典系列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殖民流散;非洲文学

中图分类号:I475.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3-0029-07

0 引言

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2013)往往被看作是当代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但从其重要作品的创作题材、创作背景、创作主题和所描写的人物等各方面来看,莱辛首先是一位非洲作家。《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 1950)就是这样一部代表性作品。这部典型的非洲题材小说既是莱辛的成名处女作,也是她从非洲前往英国定居前完成的作品。作品中,莱辛以其混杂的文化身份关注殖民文化背景下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流散心理,引发读者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具有非洲文学的典型特性^①(朱振武等, 2022: 163-208)。其实,莱辛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被收入非洲作家行列。1973年,著名出版公司海尼曼发行的《非洲作家系列》(*Heinemann African Writers Series*)丛书中就收录了莱辛的《野草在歌唱》;1987年的《津巴布韦百科全书》(*Tabex Encyclopedia Zimbabwe*)中,莱辛也在津巴布韦经典作家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确,将莱辛纳入非洲文学作家的范畴考察,才能更深刻理解她作品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莱辛的创作有哪些独特性?莱辛的作品何以得到像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他重量级文学奖项的青睐?其中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莱辛作品展现出来的殖民流散表征。“殖民流散”主要是指白人移民及其后代在殖民书写和殖民地瓦解之后对帝国往昔的复杂情结而表现出与第三世界的流散相似又相异的文化和心理(朱振武等, 2019: 144),而在非洲主要是津巴布韦生活了25年之久的莱辛显然具备上述特征,其作品,特别是《野草在歌唱》等正是具有鲜明殖民流散表征样的作品。

收稿日期:2022-12-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高静,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英语文学文化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引用格式:高静.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中的殖民流散表征[J].外国语文,2023(3):29-35.

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非洲文学的非洲性指的是非洲及非裔人民对源自非洲大陆历史文化的深层认同和对那片故土的深层依恋,是其秉持自我、消弭隔阂、牢记历史但又仰望前方的文化特指,并将其概括为去殖民性、流散性、混杂性与文明多样性。

1 怀旧与放逐:莱辛小说的家园找寻

近年来,随着全球移民潮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流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描述。流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一直在深化和拓展,似乎可以用来指代“与最初家园保持联系的任何移民群体及其后代”(Bakewell, 2008: 5)。虽然“流散”一词可以用来指涉分散全球各地的这类群体,但很少有人关注流散非洲大陆的流散者。非洲被描绘成一个产生流散者的大陆,而不是一个可以找到流散者的地方。那么,我们如何识别流散者?如何将其与其他移民群体或从事跨国活动的其他群体区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威廉姆·萨夫兰(William Safran, 1930—)、牛津大学从事全球化、移民和侨民研究领域的社会科学家罗宾·科恩(Robin Cohen, 1944—)和牛津大学的奥利弗·贝克韦尔(Oliver Bakewell)等都给出了界定,他们共同提出了流散者之于家园的关系,即家园定位是流散的象征之一。

萨夫兰认为,流散者“把他们祖先的家园当作真正的家,是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在条件允许时最终会(或应该)返回的地方”(Safran, 1991: 83)。为此,他们固守着英国的生活模式、娱乐模式、饮食习惯,并努力在非洲复制英国的居住环境,把领地变成家乡的样子。他们会“在屋旁拦起篱栅花园并在花园里栽满了英国花”(莱辛, 1999: 42),《德威特夫妇来到峡谷山庄》(*The De Wets Come to Kloof Grange*)中的盖尔夫人则是在与世隔绝的非洲农场打造了一座英式花园,花团锦簇的非洲灌木掩映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英国草坪,一座金鱼游弋、睡莲盛开的水上花园”(Lessing, 2003: 184)。在《高原牛的家》(*A Home for the Highland Cattle*)中,白人在非洲建造的房子也都是伦敦样式的小房子。这种对英国生活模式的坚守体现了南非白人向往英国、疏离非洲的流散意识,也是他们应对和消融在定居国面对的孤独、疏离、敌意和一切生活中的不完美的方式。

《野草在歌唱》中,由于家园的定位依然是远在欧洲的故乡,莱辛笔下的白人殖民者普遍对英国怀着归乡渴望,以寄居的心态居住在南非的临时住所,以至于在作品中的人物玛丽死后,托尼看着玛丽的房间不禁差异:“特纳夫妇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年复一年地住下去?……为什么他们一直住下去,甚至连天花板也不装呢?”(莱辛, 1999: 23)他们贫穷得真的是连天花板也换不起吗?《高原牛的家》中,白人夫妇庞德夫人粉刷了房子的墙壁,修补了破损的地方,还花钱做了一个漂亮的橱柜,结果她的行为让其他人都失望了,甚至遭到其他主妇的集体孤立,因为在她们看来,门把手之类的东西坏了也不能修,因为“要是动手修理房子,就意味着一辈子都待在这里了”(Lessing, 2003: 644)。白人移民对房子的冷漠恰恰体现了他们对回归的渴望,也说明他们也时时在经历这种对家园的离愁别绪的困扰。

贝克韦尔提出,流散者心中都保留了关于最初家园的“理想化的集体记忆和神话”(Bakewell, 2008: 11),这使得他们常常将所谓的最初家园理想化,并倾向通过怀旧的眼光来重建或书写想象中的家园,《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说玛丽的双亲都是南部非洲人,未曾到过英格兰,但“对于玛丽来说,带着怀旧情调说出的‘祖国’,指的就是英格兰”(莱辛, 1999: 27),因为她每逢上店铺取信的日子,总能看到一辆辆卡车满载寄自海外的货物、信件和杂志,就像犹太人的“应许之地”一定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一样,玛丽对母国的理想形象就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优雅富

足的生活。

科恩指出“流散者会和分散的其他成员保持亲密的联系”(Cohen, 2022: 1),除了邮寄货物和杂志,书信是联系情感最好的方式,当农场主们从几英里外赶到杂货店读着从祖国寄来的信时,他们会:

暂时忘了那酷热的太阳,忘了那满布红色灰尘的广场,忘了那躺在广场上的狗,它们像叮在一块肉上的苍蝇一样多,忘了那一群群瞪着眼睛的土人——当他们暂时忘记这一切时,他们就会回想起自己深为怀念,却又不愿再待下去的那个祖国,这些自愿流放到这里的人会忧伤地说,“南部非洲已经和我血肉不可分了”。(莱辛,1999:27)

这里我们看到,与第三世界的流散族群一样,殖民流散者同样有背井离乡的感觉,想起母国充满怀旧的忧伤。但与第三世界流散者通常是被迫流散、流浪甚至流亡不同的是,殖民流散者很多是自愿前往殖民地进行殖民扩张活动的。在科恩列出的受害者流散、劳工流散、帝国流散、贸易流散等几种流散类型中,帝国流散就是指那些以“保护贸易、开发资源和当地劳动力,并巩固不断扩张的帝国力量”(Cohen, 2022: 13)为目的而被送往国外的定居者。事实上,1815至1914年间,约有2200万移民离开不列颠群岛,其中大部分前往美国,少数前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罗德西亚和南非。这些人中有的为了更好的生计自愿配合帝国殖民扩张成为殖民者,有的是被放逐的流浪汉、罪犯和游手好闲者。那些自愿前往殖民地进行霸权扩张以寻求改善生计的流散者,他们在踏上非洲大陆的那一刻,就既是殖民者,又是帝国的流浪者。眼前的非洲,只不过是自我放逐之地。因此,对不能回归的家园的怀旧和在定居国的被放逐之感,是殖民流散者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我们在阅读莱辛这样有殖民流散经历的作家作品时常常读到的矛盾心理和纠葛表达。

2 局内与局外:莱辛小说的身份困惑

流散现象与流散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相伴而生。对于流散者来说,文化身份常常是双重的,文化认同也并非不可改变。英国文化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认为,关于“文化认同”,流散者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立场,将“文化认同”定义为“一种共同的文化,隐藏在他者心中的,或是被强加的自我之中的一种集体的真实的自我,这些自我具有共同的历史和祖先”(Hall, 1990: 223)。还有学者认为,“除了许多相似之处外,还有一些关键的深刻和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我们真正的样子’”(Hall, 1990: 225)。作为一位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作家,莱辛的作品描述了不同文明文化的碰撞以及身处其中的焦虑。

以莱辛个人的生活经历为例,莱辛1919年出生于波斯,即现在的伊朗,5岁时又与家人搬到了同是英国殖民地的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南部,在非洲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后,1949年定居英国。莱辛在南部非洲度过了价值观形成最重要阶段的童年和青少年,对非洲文化有着很强的归属感。正如她在《木施朗加老酋长》(*The Old Chief Mshlanga*)中写道的那样,“我在这片土地长大,这不仅仅是黑人的祖国,也是我的祖国”(Lessing, 2003: 32-33)。因此,与加缪不同,莱辛不是成年后从第一世界国家来到第三世界,而是生于斯长于斯,对非洲文化有着很深的认同。莱辛在《木施朗加老酋长》中将自身的经历投射到白人小女孩身上,与那些不了解非洲,以高高在上的态度俯视非

洲文化的殖民者不同,她热爱非洲的自然景观,歌颂迷人的草原和动物;她尊重非洲的文化传统,欣赏土著的传统建筑;她想和那里的人交朋友,遇到酋长和她打招呼,她也会很有礼貌地回应。但同时,她生活在非洲,一睁眼看到的就是这种非洲南部树木稀少的草原,然而,她叫得出英国溪流里种种小生物的名字,对于“低地草原”(the veld)这个词却感觉陌生,她分辨不出草原上的斑马木和荆棘树,因此,对她来说,这里的太阳始终还是“异域的太阳,风也说着陌生的语言”(Lessing, 2003: 23)。殖民流散者始终触及不到非洲文化的核心,始终是非洲文化的局外人。

在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的过程中,移民们寻求在新的土地上安家落户,但他们无法把旅居地看作自己的家乡。一方是故乡,另一方是生存的土地,他们在两种文化之间艰难地进行自我身份的探寻,大多数时候认为,“他们不会——也可能不被——他们的居住国完全接受,因此感到被部分疏远,并与之隔绝”(Safran, 1991: 83)。如果说这种面对异质文化时产生的心理焦虑、心理隔阂也是异邦流散者的常境,非洲的殖民流散者还会面对另外两种特殊的境况。

在非洲生活期间,莱辛曾加入当地的白人左派小团体,积极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为此遭到当地主流白人社会的排斥,在移居英国后被当时的罗得西亚政府禁止入境达25年,但其实“他们的活动并未取得黑人的信任,也并未与当地的黑人融为一体。他们的行为依然是在白人左派小团体中进行的,是‘无根的’”(卢婧,2010:151)。后来莱辛又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但不久就退党了。在种族主义思维下,白人和黑人之间始终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既被白人主流社会排斥又不被黑人所理解,既是殖民者中的一员又深感其中的罪恶和不道德的复杂的多重身份,深深影响着莱辛的创作。

除此之外,生活在南非的白人移民中还有像玛丽、迪克夫妇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野草在歌唱》表面上是在描写一段失败的婚姻、隐秘的感情以及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民族冲突,但同时也展现了非洲白人如何通过几代人的努力想要融入英国社会的挣扎过程。小说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世纪20至40年代的南罗得西亚,由于当时还未出现像烟草大王这样一夜暴富的生意,贫富差距并不大,在当时的非洲殖民社会,殖民者阶层意识淡化,只有黑白种族的差别。在玛丽生活的农场,与英国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同,一户户的白人家庭彼此相距都很远,因此他们难得有机会见面,“总是渴望着和同种族的人来往”。然而,玛丽和迪克夫妇生活拮据,居住环境恶劣,尽管作为殖民者,他们也有自己的黑人仆人,但在其他白人移民眼里,他们只是属于“穷苦白人”。所谓“穷苦白人”原本指的是南非白人,而绝不是英国人,怎样才算穷苦白人,这主要由生活方式决定。而“这一小群‘南非白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英国人对他们很瞧不起”(莱辛,1999:3)。玛丽这种穷白人的尴尬处境在于,虽在异邦长大,但他们耳濡目染父母对母国的回忆,大量阅读从英国订购的书籍,相信他们自己仍是纯正文明的英国人,也坚信与母国不可割裂的身份认同。然而,在殖民地富有的同胞眼里,他们已被排除在英国人之外,找不到身份的归属,成为殖民者社区的局外人和边缘人。

莱辛曾在采访中表示,她的母亲不喜欢《野草在歌唱》这类故事,白人都不喜欢,甚至把莱辛称为“白人的叛徒,黑人的情妇”(Wachtel, 2016: 146),这是因为莱辛在作品中表达了不同于其他流散作家的主题。传统的欧洲殖民者小说家一般都把非洲描写成原始大陆和冒险之地。同为殖民流

散作家的南非作家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 1940—)的《幽暗之地》(*Dusk lands*, 1974)中就塑造了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的殖民心态的早期殖民者形象;另一个殖民流散作家南非的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23—2014)是一位坚定的反种族隔离制度者,其作品深刻揭露了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以及对白人自身造成的危害。莱辛则更像是一位挣扎在局内与局外双重身份,困惑于殖民与非殖民两种文化的作家。从生活和创作经历来看,莱辛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并未完全超出西方的价值传统,与后来加入南非国籍的戈迪默也不同,莱辛从来没想到要永远留在罗得西亚。作为生活在殖民地的白人移民后代,莱辛既是非洲文化内部的局外人,又是外部的局内人,其身份的双重性赋予了她可以从一种文化立场去观望另一种文化得失的双重视角,但也让她在两种不同文化世界观之间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和身份认同危机。正如她自己所说:“作为南罗得西亚英国移民的女儿,我有一种特殊的视角,一种双重视野。我有这种绝对的归属感和绝对的不归属感。这种感觉对一个作家来说非常好。”(Wachtel, 2016: 143)绝对的归属感和绝对的不归属感是莱辛非洲题材小说创作发生的重要动因,也是其殖民流散写作的重要表征。

3 幻想与幻灭:莱辛小说的精神突围

“‘流散’之所以成为‘流散’,不仅仅是‘地理位置的徙移’,也不仅仅是职业、身份、原因等方面的改变,它更重要的是异质文化上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流散者灵肉方面的影响。”(朱振武等,2019:153)莱辛的创作历程表明她一直注重人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作为一个经历过精神危机与理想幻灭的人,莱辛更懂得在批判现实世界的同时去关注那些在克服绝望与寻求希望之间挣扎的边缘个体的精神世界,尤其擅长从性别、种族和阶级等视角对女性作心理的描摹。

《野草在歌唱》中的玛丽虽然出身贫困,但她一直渴望摆脱物质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压抑,并认为在父母都去世后,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她喜欢城市生活,可以看电影、参加舞会、游泳和交友等。看得出,玛丽原本是一个自信、积极而独立的女子。她接受过人文主义的熏陶,对未来满怀美好的期望;但同时玛丽也是天真的,她对自由的理解与女权主义的自由不是一回事。最终,世俗的力量使玛丽被迫走向婚姻。农场枯燥的生活让玛丽感到孤独,她无法融入当地的白人群体,不再和任何人交朋友,就连以前最喜欢参加的舞会也不再出现;另一方面,丈夫迪克的软弱无能让玛丽感到无助,贫困窘迫的现实最终让玛丽变得歇斯底里。刚结婚时,玛丽对不把黑人当人待的态度很是气恼,到后来她一想到要和他们面对面,心里就不由得深恶痛绝。她通过使唤黑人仆人来获得自我满足的快感,但对摩西畸形的情感依恋又让她的精神备受摧残,她被所接受的关于阶级和肤色的观点所支配,因摩西是黑人而充满憎恨和恐惧,最终这份畸恋将玛丽推向了精神崩溃和人格分裂的边缘。

正如玛丽在死亡来临之前回光返照般地思考自己人生时所想象的那样:“她的感情总是被一种她所无法理解的力量推动着——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毁灭了她那完美的幻想。”(莱辛,1999:211)通过这部小说,莱辛以敏锐的笔触描写了玛丽从一位天真单纯的女性成为抑郁沮丧的妻子的心理路程,也揭示了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重压下南非白人女性精神世界如何从理想走向扭曲与幻灭。玛丽所说的自由,其实是相当不可行的。她认为父母去世后她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她的被杀,也许

是种扭曲的解脱。

白人女性在寻求失落的家园和追逐错位的感情中精神逐渐走向幻灭,莱辛笔下的白人男性也一样在现实的处境中经受着理想的幻灭。像查理·特莱斯这样看似成功的农场主,粗鲁蛮横,心肠铁硬,独断专行,对妻子苛刻,对儿女也苛刻,对农场上的劳工最是苛刻。他把犀牛皮鞭当作镇压的法宝,还在迪克刚动手经营农场的时候,告诉迪克,应该先买条犀牛皮鞭,再去买犁,买手推车。苛刻的压榨让他发了财,成为成功的典范。他是殖民扩张中追逐金钱至上、物欲至上观念的代表,也象征着殖民主义海外扩张的胜利。但他将追逐金钱看作人生的唯一目的,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从拥有简单致富梦想的年轻人异化为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和殖民主义的牺牲品。

邻居托尼·马斯顿是一位20岁的空想家,对非洲的种族问题持有“传统的、进步的”观念,而这恰是理想主义者的表现。但在经历摩西谋杀玛丽案后,托尼在现实面前屈尊于梦想,又做起办公室文员工作来,沦为异乡的打工者,而这正是当初他为了避免做这种工作而到非洲来的原因。在殖民地追逐发财梦的白人移民更多是像迪克这样穷困潦倒的农场主,迪克一心扑在农场上,“每天从早晨六点干到晚上七点,他之所以这样起劲,只因为醉心于一个美好的未来”(莱辛,1999:43)。可是由于管理不善,无能固执,农场濒临破产,最终在物欲和情感的矛盾纠结中落得个家破人亡。

自后殖民主义批评以来,人们多关注殖民地原居民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困境,批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政治、经济、生态、文化诸方面的残酷侵略,但却忽视了这样一群边缘人:他们因响应帝国的号召和相信政府的宣传,满怀希望离开故土来到异国他乡,幻想有舒适的环境、安逸的生活与友好的邻居。可事实上,来到殖民地后发现仍是重复的生活模式和一如既往的贫穷,这里的生活不仅没有带给他们想要追求的财富,反而围困了他们的脚步,禁锢了他们的思想,撕碎了他们的梦幻。莱辛真实记录了他们光鲜背后的生存困境和精神抑郁,借之以补充完整真实的殖民世界。殖民主义不仅给被殖民地人民带来伤害,也反噬了殖民者。这些白人移民只是一群普通民众,在反复的幻想与幻灭中,不断求索又不断屈服,难以实现精神的突围与寄托。

《野草在歌唱》是一部关于殖民主义的作品,也是一部关于人类情感的失落与坠落的作品,更是对殖民统治背景下白人殖民者那摇摇欲坠、分崩离析的心灵的写照。这部小说的标题取自的T. S. 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的《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正如“荒原”这一意向所暗示的那样,在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无论是被殖民的非洲人民还是白人殖民者的精神世界,都在一步步走向令人窒息的精神荒原,而这也使得莱辛殖民流散书写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加深。

4 结语

莱辛笔下的白人殖民者对故国家园有着深深的眷恋,但也有被放逐的难言之痛;他们一面感受着来自被殖民者的疏离,一方面又割舍不断对居住国文化的深切认同;他们带着梦想来到异国他乡,又在幻灭与无助中走向凋零。莱辛的作品写尽了殖民流散者不是流亡胜似流亡、身有所居心无所依的无根境况。像莱辛这样的殖民流散书写并非个例,随着后殖民主义内涵的不断扩展,殖民流散书写已经是全球流散文学中的一个常见现象,莱辛只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与莱辛一样有跨文化经历,并对殖民地文化有深切认同,同时一直以殖民地生活为重要创作素材的流散作家创作都或多

或少具有类似的殖民流散表征。加缪、戈迪默和库切等非洲殖民流散代表已经不用赘述,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等国和加勒比地区都不乏这样书写的殖民流散作家。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 1912—1990)、盖尔·琼斯(Gail Jones, 1955—)和加拿大作家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 1931—)等在世界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家都从文化的深层回忆中抒发了漂泊流散之感,书写了文化寻根之旅,描摹了心灵流浪之因,都从历史的记忆中找到了归属感。作为流散文学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非洲文学的殖民流散在价值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上既不同于英国白人的本土作家也不同于非洲黑人的本土作家,但在美学高度和艺术水准上是等量齐观的。非洲殖民流散书写产生了独特的流散美学样式,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气象,丰富了世界文学,使世界文学更具多样性,从而为文明互鉴提供更大可能。

参考文献:

- Bakewell, Oliver. 2008. In Search of the Diasporas within Africa [J]. *African Diaspora* (1): 5-27.
- Cohen, Robin. 2022. *Global Diaspora: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Routledge.
- Hall, Stuart.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G]// J. Rutherfor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 Lessing, Doris. 2003. *This Was the Old Chief's Country: Collected African Stories* [M]. London: Fourth Estate.
- Safran, William.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Return [J]. *Diaspora* (1): 83-99.
- Wachtel, Eleanor. 2016. *The Best of Writers & Company* [M]. Ontario: Biblioasis.
- 多丽丝·莱辛. 1999. 野草在歌唱 [M]. 一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 卢婧. 2010. 多丽丝·莱辛的文化身份与小说创作 [J]. 南京社会科学(5):150-156.
- 朱振武,李丹. 2022. 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 [J]. 中国社会科学(8): 163-208.
- 朱振武,袁俊卿. 2019. 流散文学的时代表征及其世界意义——以非洲英语文学为例 [J]. 中国社会科学(7): 135-158.

Representation of Colonial Dispora in Doris

Lessing's *The Grass is Singing*

GAO Jing

Abstract: Judg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fricanness theory and the three diaspora theories, Doris Lessing, a famous writer, is not so much a British writer as an African writer. The character settings, story backgrounds and thematic expressions of Lessing's representative works, such as *The Grass is Singing*, all revolve around Africa, in which we can find the spiritual sustenance and life pursuit, a classic description of the colonial diaspora group's home seeking, identity dilemma and spiritual breakthrough of a typical colonial diaspora writer,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ason why Lessing can be included in the classic series of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Doris Lessing; *The Grass is Singing*; colonial diaspora; African literature

责任编辑:冯革